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回 懲暴君月中鋸巨木 憐故主靈府即情關

卻說鐵拐先生演述后羿中計被羈，說了幾句倔強的話，卻也刁鑽有理。眾人忙問：「吳老人如何對答他呢？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你們急什麼？試想，月府星君是何等聰明伶俐的天仙，哪消人家詰問，卻早預備了對付的話。上面書中，星君面諭吳剛如此如此的，就包含這等話在內。」接著，鐵拐先生繼續往下說道：當下吳剛笑對后羿說道：「你別誇嘴逞刁，誹謗星主。老實說，我們星主，他是何等身份，何等神通？多少大羅金仙拜服得五體投地。瑤池西王母，乃神仙領袖。元始老君是神仙祖師，他們見了公主，還不肯自居尊長之禮，這是你所深知的。他有恁大的神通、手面，難道倒怕你這小小孽畜不成？一則月府是清幽之境，多少沒福的仙人，尚且無緣到此一遊。因為公主是世界古今人天仙俗中第一清高之人。等閒神仙，如何能夠見他？不但見不著他，連這月宮寸土也挨不上他們踏一步兒。這又是你所知道的。難道為你這孽畜鬧了些小小風波，還去上天庭，朝天帝，遣將請兵，興師動眾的對付你這傢伙！且莫說用不著如此張皇，就是這批天兵神將前來駐紮一刻兒，公主也是斷斷受不了的。既不輕用兵戎，難道又能親現金容，和你這畜類打話鬥法不成，那不更褻了他的身份了麼？有這許多為難之處，萬不得已，只好略施小計，把你引到這兒，擔任這項工作。可是你說什麼公主哄誘你的話，這是不對的。公主不是宣旨命你把此樹鋸斷，以為將功補過之地。你不是親口遵旨，自願前來做工的麼？如今工程還沒動手，公主怕你有始無終，鋸了一半，忽然厭煩起來，你又新得了飛行之法，一下子丟了鋸樹工程，向下界這麼一飛，那時樹沒鋸成，卻留下這連皮帶骨的娑婆樹。你想想，那是多麼難看啊！再三思量，你這蠻東西，對你軟商，是不中用的。只得再用仙法，暫時將你禁住。你今且莫多說，只要努力鋸樹，樹斷之時，就是你恢復自由之時，也就是你夫妻下凡之日。公主可算始終沒有失信於你。怎見得是哄騙你咧。」后羿聽了，沒有說話。先是嘔氣兒，不願動工，後來想到：「酒飯籃掛在樹梢，要不將樹鋸斷，籃子不得下來。看這情形，除了籃中酒飯，再沒茶水糧食給我，那時肚子餓起來，卻受不住，我只好用力加工，將樹鋸斷，再向他索回嫦娥。他既自詡信義，當然不能再生什麼枝節了吧？」如此一想，只得忍住一口惡氣，使盡平生氣力，鋸這娑婆樹。樹身雖大，經不得后羿天生神力，本來兩膀子的力量就可以弄得斷的，何況還有這麼一件器具？不消幾個時辰，已經給他截斷，上面的樹梢，倒將下來，可煞作怪，樹身盡向外倒，飯籃卻向內溜，颼颼地一來，就落在后羿手中。后羿瞧那飯籃至多比拳頭略大，內中裝著的酒飯，可經得后羿這般血盆大口隨便一吞麼？后羿此時已是饑火上燒，萬分難忍。見了這種情形，不禁又氣又愁。氣的是星君有心捉弄；愁的是不得飽肚。想來如此，區區之物，吃了中什麼用？原想丟了不吃的，又奈酒飯的氣味比平常不同，真是又香又甜，非常鮮美，禁不住一陣陣的口涎，淌將下來。他又想到，橫豎工程已完，事情已了，馬上可以回去，何必瞎吵瞎愁。現在既有好酒好飯，不妨先吃它，再行起身去找那吳剛老人，還怕他不好好補請我咧。於是把籃中的酒倒了出來，飲個痛快，再把飯送入口中。說也不信，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。原來空籃中好好的又漲溢了酒瓶、裝滿了飯。后羿喜道：「原來此籃有這許多好處？等回見到吳剛老人，非求他割愛贈送不可。」於是放大了膽，撐開肚子，一連吃了三百五十多籃，這才覺得腹中飽滿，口分舒適。瞧那籃子，還和頭先一樣，滿滿的仍是一籃鮮甜的白飯和一瓶芬芳的好酒。后羿笑道：「好傢伙，好耍子，把這東西帶在身邊，走遍天下，歷盡九州三島，不用耽心糧食了，真是大妙。一語未了，那籃子忽然脫手而去，只聽颼颼地一陣響，早又回到那原掛的樹梢上去了。后羿倒給它嚇了一跳。

正遲疑哩，猛聽得呼呼地一陣風響，眼前樹影散飛，耀得他眼花繚亂。地上的樹屑，隨風捲起，吹入眼簾。后羿急忙把眼睛閉了一會兒，心中又怪此風來得突兀。須臾風定聲寂，睜目一看，不覺叫聲苦，原來那樹鋸斷處，已重新拼合，依然顛巍巍矗立半空，高入雲霄。不但找不出鋸過的痕跡，就連方才鋸下的木屑，也一些兒都找不到了。后羿到此地位，不覺口分傷心起來，卻不敢罵星君。只恨教自己飛行，騙自己衝入月宮的魔鬼，害得我太苦。他久作凡人，不知天上仙法的厲害。他既自詡天上金仙，怎不曉得月宮的法度呢？星君隨隨便便的玩這一下，就把我弄得不生不死，難進難退。那魔鬼既沒本領勝過人家，又不親自去幫助他，卻引我來上這大當，豈不是存心害人。想到這裡，恨不能立刻飛下凡間，將那魔鬼射個三四百下，戳得他渾身沒塊好皮好肉，才泄得胸頭之氣。

氣了一會兒，又呆了一陣。看看天色漸黑，那不知利害的肚子，不通世故的腸子，卻又不諒它主人苦痛，又在那裡轉轉動動，紛紛吵鬧起來，鬧得后羿非常難受。心想，和它們是同甘共苦的東西，也捨不得讓它們吃苦。但是除了再努力鋸樹，那飲食雖好，斷斷不得下來。沒奈何，喟然長歎了一聲，低下頭，重新再玩這一套把戲。直等鋸斷了樹，這才外甥照火把，飯籃兒照舊下來，照舊給他喝得大醉，吃個大飽。這籃兒照舊裝滿酒飯，照舊的向來的方向骨碌碌滾了回去。那后羿猛然想到要把那斷木頭用力按住，不讓它自由自在地拼合起來。可是剛一轉念，狂風照舊又起，比先前更加厲害。除木屑之外，又加許多砂石，簡直把后羿的眼睛迷塞得張不開，只有一陣陣的眼淚淌個不止。如此鬧有兩三個時辰。后羿是個性急的人，眼中痛得口分難熬，恨不得找把小刀，把那兩粒眼珠挖出來了事。好容易平平靜靜下來，眼淚止了，不痛了，也不癢了，耳旁的風聲也沒有了，才敢睜開眼睛一看，真把他氣得怪叫起來。

原來那二次鋸斷的樹，照舊拼合起來，矗立雲霄，高不可攀。一隻飯籃兒，又是高高地掛在樹梢上，宛如樹上結出一個西瓜來，隨風吹動，卻也好玩兒。這把后羿弄得目瞪口呆，儼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半晌不會動彈。想想沒有辦法，只有耐著火性，照舊挨著。後來他又想出一個法子，等得飯籃到手，卻不吃飯，先去按那斷樹。說也不信，這樹宛如通靈一般，只要后羿的手觸著樹木，馬上就有大風作祟。吹得個后羿幾乎連眼睛都弄瞎了，結果還是外甥照燈籠，其名曰照舊。飯籃照舊掛上去。斷樹照舊拼起來。后羿盡管負氣，肚子照舊不知利害，腸子照舊不通世故，照舊是饑渴難當，照舊要吃飯，照舊非鋸樹不可。

如此照舊照舊的，過了兩天，后羿才有些死心塌地，預備作個無期限的長期小工，再不想什麼侵奪僭竊帝制自為的雄心大略。天上兩日，人間已過了數月。此時有窮國中因失去國王，朝中紛亂得了不得。即有國中大小神祇上稟天庭。玉帝查出后羿現在公主那裡；又查得此人在位，本有五百餘年，因他為政不德，殃害人民，已將祿命削去，不久當被臣下所殺。便命太白金星前來傳諭，命將后羿的身體放回，受臣下篡殺的果報。至於他的生魂，卻不妨留在月宮，仍叫永遠作此鋸樹的苦工，以代冥刑。非至所受苦痛抵得過他的罪孽時，不准另行投生。

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作書人卻要插入幾句廢話，奉告看官聽清楚了。這后羿飛入月宮始末情由，如今有許多科學家、地理學家、探險家，都說月球和其它星球一樣，都有人民城廓，文物制度。而據中國數千年相傳的故事，又說月中有太陰星主持各事。又有一人專在那裡用鋸子鋸那大娑婆樹，隨鋸隨斷，斷即復合。樹頂掛有飯籃，斷時便下，合時又上，和本書所說一般無二。不過傳說的人太無學識，不但錯認嫦娥即太陰星主，卻不知鋸樹者是什麼人，為何要受這等苦楚。自從新學大興，新說盛行，這等古話歸於迷信一流。達人學士，既不能找出月中證據，只好附會新學，單道月中可以交通，至所說月中情形，究竟大半屬於理想。是否確實如此，誰也不敢斷定。據作書人見解，現有許多事情，中國古時所傳，近於哲學。外人所講，則完全屬於科學。二者每有絕對相反的議論。其實仔細研究，何嘗沒有可通之理？比如雷電擊人，科學家說是觸電，道理是一些不錯。若照本書所說，那觸電之事，仍屬天神管理。若不然，為什麼千古相傳，今昔所聞，凡遭雷擊斃命的人，大抵都屬於兇人惡煞之流；卻不曾聽得有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受觸電的慘刑。這話雖也近於武斷，但堅主無神論者，又何嘗有甚麼憑據，可以指給我們，作研究的資料呢？雷電之理既然如此，月宮的情形，正可作同樣觀。竊謂徐福浮海遇仙，就在海中立國繁殖人民，建設為政。在徐福未至之前，彼邦人民，安知不屬神仙之徒。若不然，為什麼仙人又有主權，將該地賜與徐福呢？以彼例此，或者將來的月宮，也和當年的海國一樣，由太陰星君賜與今人，作殖民之地。也許他心戀清華，不忍割棄，終不許人類問津。這都還在難料難言之列罷了。若因信了幾位探險家的話，

就硬說月球和地球一般，是人類居住之地，絕無所謂神仙者往來留去，那又和雷電無神之說一樣不能折服我們這班頑固的冬烘了。廢話不宜多說，多說使人討厭，趕緊接談正事。

鐵拐先生說：「天帝傳諭太陰星君將后羿魂魄拘住，把身體釋放回陽受罪。星君自然照辦。可想失了魂魄之人，怎能作得出好事情來？后羿再度回國，簡直同瘋人癡子一般無二。所以不久就被寒浞所殺，一點沒有抵抗之力。后羿既死，他的罪狀本已消去一半，照例該入冥司受冥律的處分。玉帝特別加恩，准他在月宮再受五千年磨難，即予恢復天位，仍歸黑虎星的原班。這本是最好的事情。誰料后羿本是好淫之人，魂雖被拘，一片癡心，仍戀戀於嫦娥。每逢碰到嫦娥來到園中彩花掃竹，遊山玩水，他必哀號呼喚，聲聞遠近。嫦娥先是不理，後來日子越久，事過情移，常人對於過去之事，往往能夠忘仇而憶德，何況嫦娥本是慈祥忠厚的女子，聽了這等淒慘之聲，一則畢竟是夫妻之情，后羿便有千日的惡處，也未嘗沒有一日的好處。如今他魂被拘月宮，常年受那日炙雨淋、風吹霜打的苦楚，這都是為了自己之故。本人既已成仙，卻不但沒曾吃他絲毫虧苦，實際還算得了他的成全。而他卻為我受罪，以前的日子不算，這將來的千年歲月，如何受得了。二則后羿如此哀號，星君雖然未知有無所聞，而一班姊妹行中，卻都拿作新聞來講，見了嫦娥都紛紛取笑，說他忍心害理，把個親丈夫陷到這等地步，怎不發個慈悲，替他向星主面前說個分上。這等似嘲似諷之談，也很叫他難受。有此二重原因，嫦娥心中就不知不覺地有了憐痛后羿之意。」

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那幾位聽講的女仙，不覺相向歎息道：「天下最勘不透的，正是這一個情字關啊！可憐可憐。」鍾離權究竟年幼，不知世情，聽了這話，忽然嗤的一聲笑將起來，說：「兩位究是女子心地，生得比我輩仁慈。當心罷，師尊才說嫦娥發了慈心，雖沒說到結局如何，卻料定他因此一念，還得下凡走走。也許這就是孟姜女的前生，也未可知。你倆既如此慈悲，將來萬一人向你們說些親親愛愛的話，只怕也會憐疼人家的苦心癡情，動些什麼凡念。那時師尊可幫不了你倆的忙啊！」此言一出，唬得張果、費長房咋舌不語，氣得仙姑、通慧哼的一聲冷笑，一霎時粉面呈紅，怒不可遏。

鐵拐先生忙喝道：「小孩子既不懂事，怎敢胡亂評論人家。尤其是對於婦人面上，說話更要謹慎。似你方才這等話，簡直是輕薄無賴。對別人尚且不可，何況對於自己的同門師兄弟輩。這等口過，論人事當折壽算；論仙律也應減功行。這都是你自取咎自吃虧，與人何干？下次再不不小心，我也不敢和你相見了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鍾離權汗流浹背，伏地不起。倒是仙姑等看不過去，一人一手，笑著扶他起來。鍾離權又向二人再三賠禮。鐵拐先生又慰勉了幾句，方又繼續說道：「方才阿權猜說嫦娥即是孟姜女前身，這話倒準給猜著了。那嫦娥一則憐疼后羿，二則為要止住他這般叫喊，心中就有過去和他相見之意。但是心怯膽寒，又有點不敢去。大凡一個人有了情愛的念頭，便該日積月深，無從解脫。到了□分熱烈的時候，縱有極大的危險，都可以冒昧嘗試一下。嫦娥存心如此，便是凡念不淨。先時因為膽小，而情也不深，尚能勉強制持。此時不覺已過了年許，他的情腸也不覺加熱了幾分。雖不敢公然往訪，卻不免常在相近之處，格外往來得勤了。有時也竟到婆婆樹下，佯作瞧他工作的樣子。后羿一見了他，如獲至寶，滿口都是自怨自艾的話。說到情急處，甚至把工作暫停，舉起蒲扇般的大掌，拼命捶打自己的身體。這樣一來，弄得嫦娥萬分不得過意。先時也用話勸解，後來竟自為他陪淚起來。從此兩人日夕相見，前嫌盡釋。后羿求他設法相救。嫦娥自恨位卑職小，不敢一口應允，但是心中卻也非常替他焦急，很想找個機會，探探星君的口氣，再作道理。誰知機會沒曾得到，自身先闖下了大禍。」

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那快嘴的鍾離權忍不住又笑道：「大概星君知道這事，一定不答應他了。」未知嫦娥究竟闖了什麼大禍，卻看下回分解。